

藏南门隅地区晚近时期行政区划

廖小韵^①, 郝晓光^②, 胡小刚^②, 徐汉卿^①, 吴鹏飞^②, 刘根友^②

(①湖北省地图院, 武汉 430071; ②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武汉 430077)

【摘要】本文对晚近时期西藏地区及藏南门隅地区的行政沿革进行了研究, 通过分析门隅地区的行政建置状况, 揭示了晚近时期藏南门隅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 论证了藏南门隅地区始终是我国管辖的行政区域的事实, 从而加深了对我国藏南领土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藏南地区; 行政区划; 门隅地区行政建置

【中图分类号】P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07(2011) 08-0082-02

1 引言

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 属于国家政权法制范畴。国家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 有效地控制各个地域, 通常在其所辖的领土范围内按照自然地理的条件、政治经济的状况、民族和人口的分布、历史的传统以及军事的需要, 把整个国家的领土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领土单位, 即不同级别的若干行政区, 这些名称各异的领土单位被称为地方行政建制, 这种划分叫做行政区划, 每个行政区域是一级行政单位管辖的界域确定的地域。行政区划是管理国家的手段。行政区划工作包括行政建制的设置、撤销与更名, 行政单位等级与隶属关系的确定与变更, 行政区域的划分与调整, 以及政权机关驻地的确定与迁移等等。而地图则能最直观的表达行政区划变更和发展过程^[1]。

世界各国的行政区划的级次和名称是互不相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我国现阶段的行政区划主要是, 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 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所以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从春秋初期, 公元前688年开始置县, 中国的行政区划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 从未间断^[1]。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的级次和名称也不是一定相同的(见图1)^[2]。行政区划的变更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 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地方区域的行政归属乃至民族归属。今年7月16日, 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意会见达赖喇嘛,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因此, 认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研究历史上藏南地区的行政区划等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了。

不久前, 作者研究了《中国地图》上藏南地区内的地名空白问题, 采用综合编绘的方法, 将《中国地图》藏南地区东段内的图上地名点, 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36个, 填补了“中国地图上的空白”^[3-7]。行政区划的变更与国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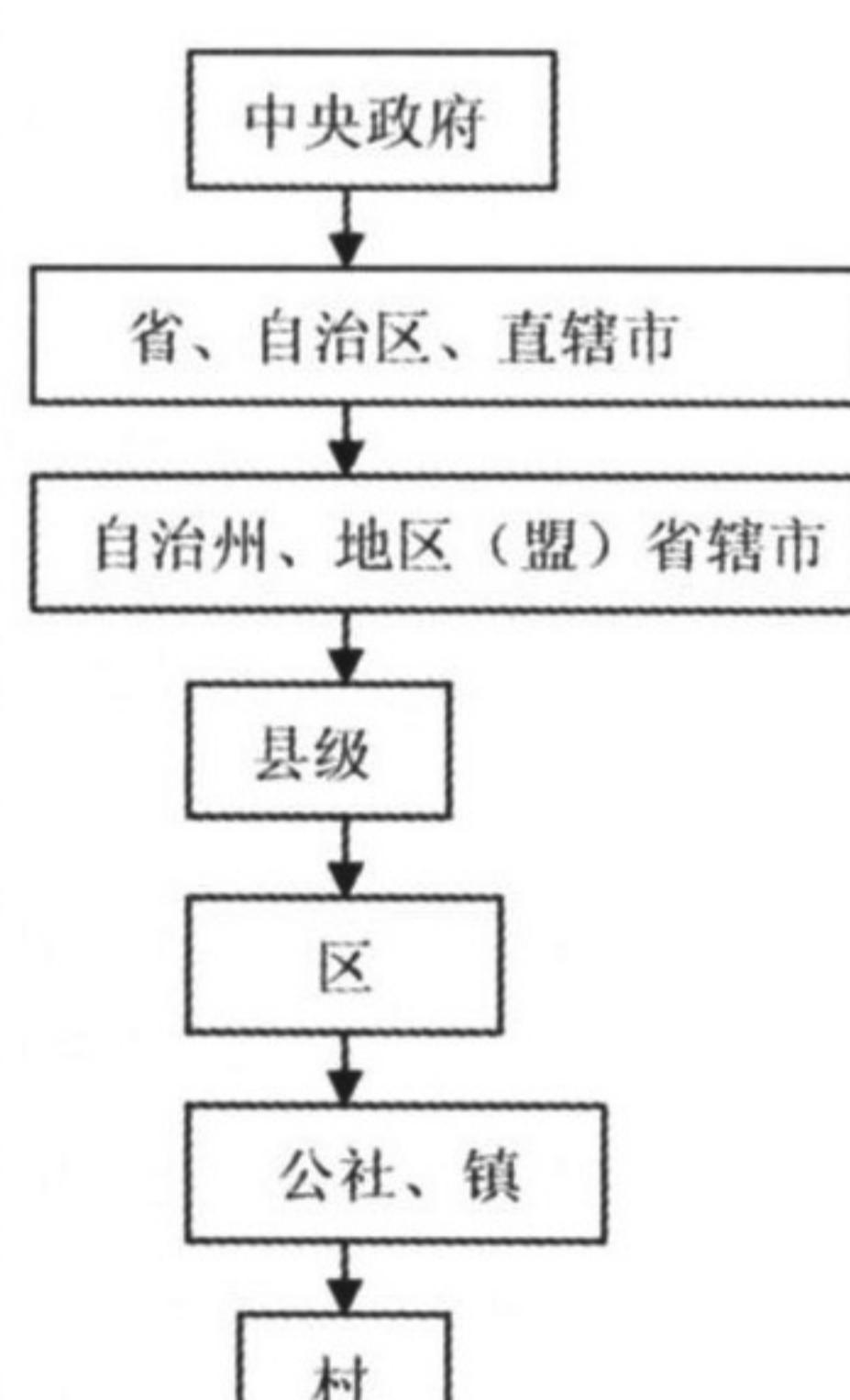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行政区划系统示意

作者简介:廖小韵(1953-), 女, 湖北武汉人, 湖北省地图院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地图设计编制及测绘志书编纂工作。
E-mail: lxy0744@163.com

收稿日期: 2011-7-18

权建设紧密相关。本文从藏南地区行政区划演进变化的历史沿革中, 寻找到该地区受制于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的足迹, 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权、尤其是藏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的近代历史中, 佐证了藏南的门隅地区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2 西藏近代的行政区划

西藏历史上是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中国的封建王朝有过重大的变化, 国体和政体也有过更改, 然而历届政府对西藏一直行使着完全的主权。历届政府都把西藏划定为中央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8]。

早在七、八世纪, 唐朝的文成、金城公主就曾前后出嫁给吐蕃王。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间的通婚和频繁往来, 建立起极其密切的政治关系。宋朝, 一些藏族部落呈纳贡赋, 并请求中央政府管理各地的官员, 封授唃厮啰(吐蕃王的后裔)为“团练使”和“节度使”, 此后唃厮啰的子孙世代由宋朝任命官职, 实质上已确定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政治上的统属关系。1272年元朝统一了中国, 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朝廷设置了宣政院, 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见图2), 授权萨斯迦派的宗教领袖八思巴管理西藏正事, “作为一省委付于八思巴”, 和其他行省一样作为宗王封地, 派官员到西藏清查户口、确定赋役、任命官职, 其地方的各级官员都有中央政府任免^[8]。

明朝接替了元朝, 继承了管理西藏的权力, 自都指挥使到千户、寨官、巡检等各级官员概由朝廷决定其更替和升迁, 分驻各地的宗教首领, 明朝敕封为“王”和“法王”, 赋予地方职权, 并将施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区的地方行政、军事制度也推行于西藏。清朝, 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机构“理藩院”, 处理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 并授达赖、班禅以宗教的和地方行政的职权, 统一规定品级, 将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划都详细地载入记录清朝版图的“大清一统志”里(见图3)。

民国初期, 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怒潮, 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8]。

3 门隅地区历史上的行政区划

藏南门隅地区是西藏南部门巴族居住区的总称, 位于山南地区南部, 喜马拉雅山东南, 其行政管理一直统一在西藏地方政府之下, 并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

早在公元七世纪, 松赞干布在西藏地区建立了吐蕃王朝, 内修政治, 外行兼并, 加强了对整个西藏地区的控制, 建立了藏族和门巴族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藏文史籍《红



图2 元朝十一省及宣政院辖区略图(此图现藏于西藏博物馆)



图3 明朝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两区位置略图(此图现藏于西藏博物馆)

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门隅即属吐蕃王朝管辖，拉萨大昭寺前出土的“唐蕃会盟碑”，记录了松赞干布的势力远达门隅、珞瑜地区，吐蕃王朝的疆界就包括门隅地区，门巴族即是吐蕃王朝的属民。敦煌古藏文史书和藏文史书名著《红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都明确地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9]。

据藏文历史文献《青史》载，噶玛举派僧人都松钦巴到门隅，并做了门隅王的供奉尚师。由此可见，噶举派于十二世纪深入门隅地区。

13世纪，错那以南的门隅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晚近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五世达赖喇嘛在门隅设立宗康（宗本衙门），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此后，西藏地方政府为了管理好门隅地区，陆续按照西藏的行政区划制度管理该地区。清朝和西藏地方政府在门隅首府达旺建立了全区性行政委员会和“达旺细哲”及非常设行政会议“达旺住哲”，负责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在此基础上，与西藏地方政府拉恰勒空委派的错那宗“哲珠”，组成“达旺顿哲”会议，解决一些通商贸易问题。又在达旺住哲的基础上，吸收达旺临近的夏日措和拉乌措的头人代表，组成非常设的“达旺谷哲”。以上不同层次的常设和非常设的机构和会议，发挥着各自的行政管理职能^[9]。

16世纪，鉴于门隅地处边疆，又是通往国外的一条传统商道，位置极为特殊，因此五世达赖及第巴桑结嘉措不断颁发法令、封文、派遣官吏，文辑《西藏门隅地区的若干资料》中刊登过五世达赖对门巴族和珞巴族施政的纲领性文件——封文，是西藏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宗教首领、行政官员、本民族头人及全体居民的命令，同时把转世六世达赖选择在门隅门巴族中转世^[9]。

18世纪，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地区征收征购大米，并专管盐米等经济贸易。作为行政管理的区域划分，整个门隅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划分为四个宗（相当于县一级政权）：降喀宗、申隔宗、德让宗和打陇宗（见图4），宗本为行政长官。宗以下设32个措和定（相当于乡一级政权），“措”和“定”是一些牧区的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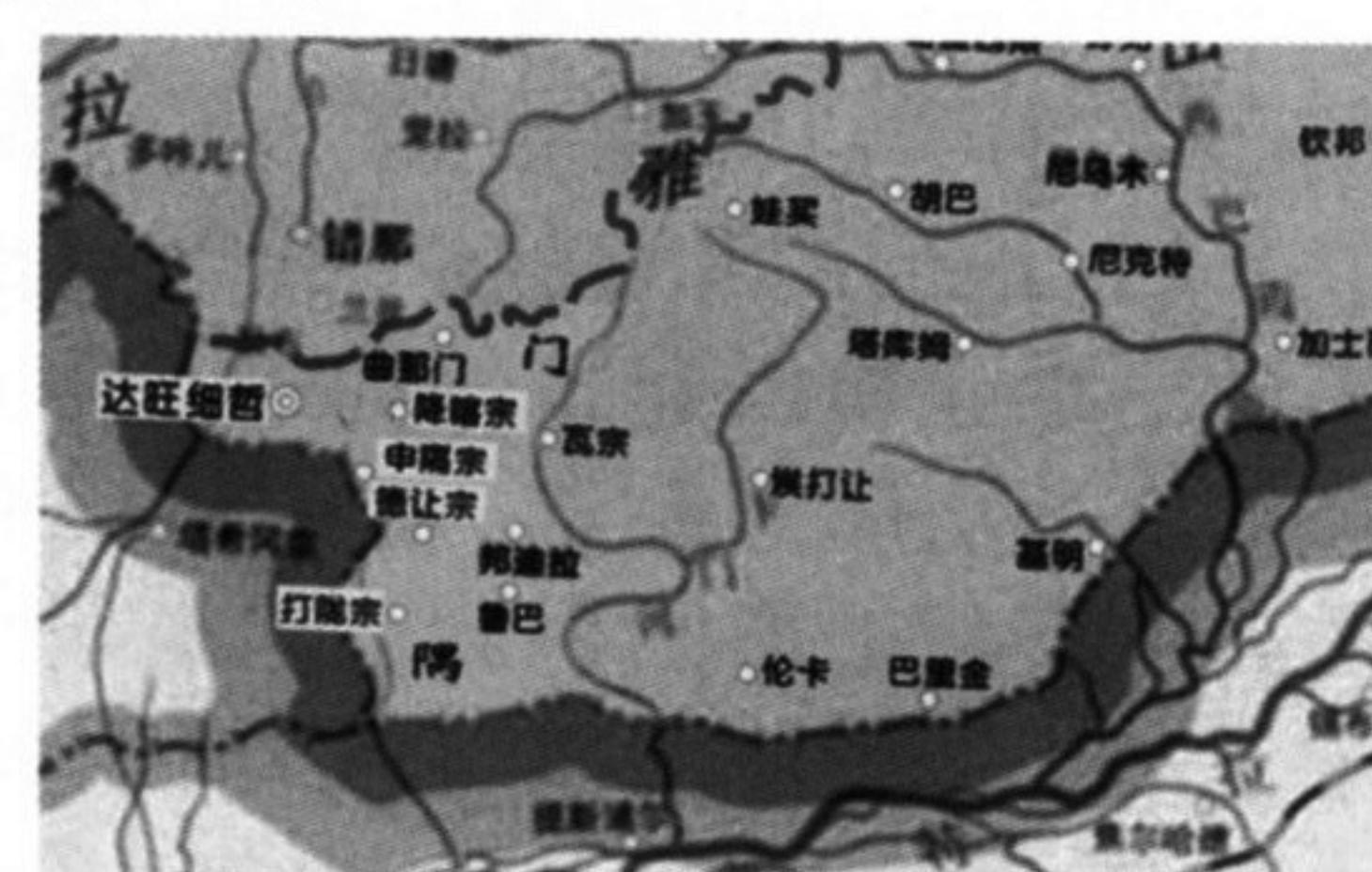


图4 18世纪门隅地区行政机构位置略图

老区划，措本、定本为行政长官，“措”和“定”下面的村落设有根保（相当于村长），成为门巴族村落的村长兼头人^[8]（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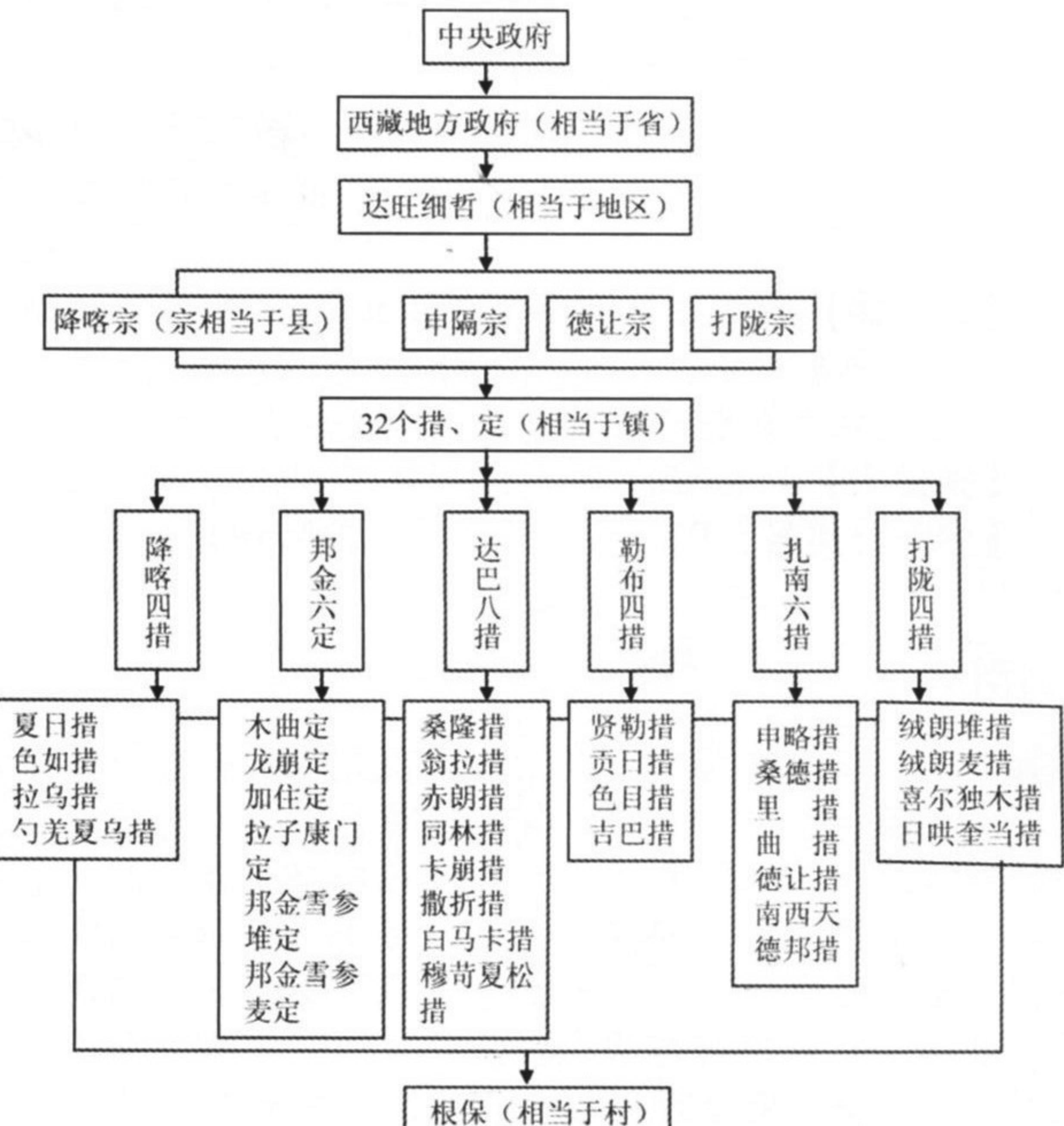


图5 晚近时期门隅地方政权行政管理系统

4 结束语

我国从古到今都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由各级政权机构来行使其权力^[2]，每个时期的行政区划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实施行政管理的状况。我国历届政府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8]，而整个门隅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延续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门隅地区始终是我国管辖的行政区域，这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 [1] 阴法鲁，许树安. 中国古代文化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2] 陈潮. 国情六十年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4.
- [3] 郝晓光, 徐汉卿, 胡小刚, 等. 中国地图上的藏南地名补白研究 [J]. 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2010.
- [4] 郝晓光, 廖小韵, 胡小刚, 等. 中国地图上应标注的藏南重要地名——巴昔卡,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J]. 2010.
- [5] 廖小韵, 郝晓光, 徐汉卿, 等. 从藏南地区的流域认识“西门东珞”的民族分布格局 [J]. 测绘科学, 2010.
- [6] 廖小韵, 郝晓光, 胡小刚, 等. 藏南地名佐证门巴和珞巴的民族归属 [J]. 地理空间信息, 2011.
- [7] 廖小韵, 郝晓光, 胡小刚, 等. 藏南珞巴族的古老部落及地理分布 [J]. 测绘科学, 2011.
- [8]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者, 等.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 [9] 《门巴族简史》编写组. 门巴族简史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Late perio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Menyu area in Southern Tibet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of Tibet and the Menyu area in Southern Tibet in the late period. Through analyzing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condition, it brought out the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of Menyu area in Southern Tibe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late period, argued the truth that Menyu area in Southern Tibet has invariably been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Chinese jurisdiction, so that th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our territory Southern Tibet were promoted.

Key words: Southern Tibet are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in Menyu area

LIAO Xiao-yun^①, HAO Xiao-guang^②, HU Xiao-gang^②, XU Han-qing^①, WU Peng-fei^②, LIU Gen-you^② (①Mapping Institute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 China; ②Institute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CAS, Wuhan 430077, China)